

走进一颗白菜的心里

□朱成玉

秋天到了,东北的街头小巷有两样东西格外多,一是密密麻麻的“花大姐”,在墙上埋头织着一张巨大的花毯,在阳光的余温里苟活;二是卖白菜萝卜和土豆的人,精气神儿倍儿足,吆喝声此起彼伏,把日子搅合出许多热闹的光景来。

因为可以选择,所以每次买白菜我都要进行一番比较,挑品相好的、个头大的、硬实的,这样的白菜心儿抱得紧,好吃,也放得住,可以吃得时间久一些。我会趁着卖菜人不注意的当口,就势抖落几片白菜帮儿,至少可以掉几块钱的秤。

精打细算总是好的,那是帮你看管好日子的一条忠犬。

也有例外,有一对卖白菜的中年夫妇就蔫吧着蹲守在角落里,男人低头抽着闷烟,女人也不吆喝。两个人又黑又瘦、无精打采的,看不到一点儿生气。问其

缘由,是不允许他们在卖菜的地段卖菜。城里的禁区太多,条条框框也多,他们就像晕头转向的羊,不知道哪里可以站立,哪里可以坐下。一颗热切的心被泼了冷水,就像饱满的白菜没来得及收割,早早地遇了霜寒。

我劝着他们,“看,你们家的白菜多好,每一颗白菜心儿都抱得那么紧。一会儿就能卖完。”

许是受了我的鼓励,那蹲着的男人站了起来,掐灭手上的烟,直了直腰。

我注意到那个女人,自始至终没离开那些白菜半步,时不时地给它们盖被子,好像照顾着自己的婴儿,怕它们着了凉似的。这样的举动很让人不解,天气还没冷到那种程度,即便是很冷,白菜们也不至于那么娇贵,它们差不多是蔬菜里最朴实的一种了。

但是那一刻,我理解了。

前几天刚刚看到一则简短的新闻:一个骑三轮车卖白菜的妇人被一辆轿车撞飞数米,落地后爬起来淡定地捡菜。这个短新闻的重点在于“淡定”二字,这出乎很多人的预料,因为在生命还没有确保无虞的情况下,一颗白菜竟然还受到如此“重视”!

那么多的不解,是因为我们没有走进一颗白菜的心里。

廉价的白菜,别说一车,就是几十车也比不得她狠狠地索要一笔赔偿吧。可是她的生活里,一直以来就只有白菜,她常年卖白菜,靠这个营生养活了自己和家人,所以在她的生命里,白菜这个再平凡不过的事物是和她相依为命的。

别人不懂一颗白菜的重要性,而对于她来说,白菜对她是恩情的。收割白菜的季节,精神饱满的白菜最早被运走,赶个好价钱。最后剩下的白菜,人们称之为“扒拉棵子”。没抱成心儿,单薄得像没长成的少女,畸瘦、平胸,没有一点女人的神采。它们中有一些被主人收回家放到大缸里腌了酸菜,另外一些实在不入眼的,只好在大地里度过

寒冬了,等待着牛羊们来啃噬。可是不久之后,剧情就发生了变化,城里人喜欢上了冻白菜的口味,把冻白菜用开水焯一下,炸点儿肉末酱,蘸着吃,味道极好。这下,大地上楚楚可怜的“剩女”又一次得到了大批量待嫁的好机遇,纷纷走进城里人温暖的厨房。

卑微的人就如同这白菜,饱满的、扒拉的,都在广阔的大地里繁衍生息。被栽种、被收获或者被冷落,一茬又一茬。

卑微的人没有见过巨款,没有坐过飞机和高铁,他们眼里,更多的是零钱,靠着一颗颗白菜,他们的零钱也可以攒成很多张大额钞票,但转眼就汇去了很远的另外的城市,那里的冬天不冷,四季常青,那是他们的孩子上学的地方。

我决定过冬的白菜都在这儿买了。我很小心地搬动一颗颗白菜,轻拿轻放,不会再轻易抖落一片白菜帮儿。我知道,于我,那只是可以让我少付几块钱的白菜帮儿,可是对于那卖白菜的人,那掉落的白菜帮儿是会喊疼的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

孩提时代好做梦,一个相同的场景经常在我的睡梦中呈现,至今还依稀记得:一条宽阔而平坦的过道,整齐排列众多塑像,塑像身旁鲜花簇拥,显得庄严而神圣。过道尽头有一个清澈透明的湖泊,碧绿的荷叶蓬勃地生长,粉红色的莲花从挨挨挤挤的荷叶中探出头来,红绿相间,很美。我跟着一群孩子在绿荫下散步,在草坪上看书,他们是谁?我一个都不认识。如此美妙的梦境,常常在我脑海里浮现。在此后的人生岁月中,我就一直在追梦。

心魔之梦,人生变得疯狂

上世纪80年代初,伤痕文学风起云涌。那时正值国家百废待兴,提倡自学成才之风一浪接着一浪,尤其是伤痕文学作品的出现,在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不少耀眼的文学新星。

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伴着伤痕文学一路走过来的。尤其是路遥的小说《人生》出版后,更加激励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热情,我也决心用文学创作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参加工作以后,我一直笔耕不辍,经过不懈努力,我的小说处女作终于发表在《安徽日报》文艺副刊上。从那以后,我一发而不可收拾,像着了魔似的疯狂写作。

那时,我感觉到自己是因为有了梦,才使我游进文学的海洋,并越来越迷醉和钟情。我觉得那里有我生机盎然的天地,有我汹涌情感的奔流,各种心境会在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我愿用文字表达对成功者的敬慕、对平凡者不懈进取的折服、对真善美的讴歌,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份坦荡的纯真。我很想成为像路遥那样的作家。我努力写作,经常投稿,然而,梦想与现实的差距把我的激情撞击得支离破碎,一张张铅印退稿信就像一盆盆冰冷的水,把我浇得透心凉。激情没有了,剩下的是消沉,或许自己原本就不是一个靠笔头子吃饭的料。正当我想放弃写作的时候,那个美妙的场景又闯进了我的梦境:还是那条过道,还是那个美丽的湖。只不过我不再是散步看荷花,而是走进了一间教室。老师在讲课,下面坐满了人,我在他们中间找了个位子坐下,老师讲了些什么,听讲的是些什么人,什么都不记得。梦醒后我就想,无论将怎样,我还得继续追梦。

记得那是在1989年的夏天,在一次县文化馆主办的文学讲座上,县文化局一位从事专业创作的老师谈到了鲁迅文学院。他说:“我要感恩鲁迅文学院,如果没有鲁迅文学院的两年深造,我是不可能有现在的文学成就的。”听了老师的话,我就忽发奇想,老师所说的鲁迅文学院是不是我曾经梦游过的那个校园呢?如果有朝一日,我也能到鲁迅文学院读书,岂不是圆了自己少年时的那个梦?从此,鲁迅文学院这个神圣的名字,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。

然而,在那个年代,对于我们这些处于最底层的普通写作者来说,要想到鲁迅文学院深造,简直比登天还难。我只能把这个梦深深地埋藏在心底,一边为生存而劳碌奔波,一边为文学创作而继续追梦。

心梦难圆,成为北漂一族

春夏秋冬,日月轮回,我一直在追梦的路上。

岁月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,那个美妙的梦境常常将我从梦中惊醒。

1997年6月,我得知鲁迅文学院准备创办文学创作专业培训班,将从社会公开招生。于是,我毫不犹豫地辞去家乡的工作,揣着自己仅剩的5元钱,找大哥借了200元路费,直奔北京,去追我心中的文学梦。

初来北京时,我举目无亲,茫然四顾,那种艰难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。这期间,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浪人。白天,我提着随身带的旅行包,四处找工作。没几天时间,我随身带的5元钱早已花光,身无分文,我只能喝自来水,吃从家里带来的方便面充饥,有时两天只能吃一包方便面。

白天的日子还好受些,到晚上可就难熬了。那时,住旅社更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,只要能有个地方落脚就谢天谢地了。我不得不像打游击一样,不断出没于车站、涵洞、地下通道……就那样随便找个地方睡上一觉。记得有一天晚上到地下通道过夜,过道没有路灯,蚊虫乱飞,跑了一天的我刚坐下就睡着了。睡梦中,感到有人踩了我一脚,等我惊醒过来,只见那人回头惊慌地说:“原来是个傻子,吓我一跳。”

由于值班巡警夜巡,我再也不敢到过道、涵洞去睡,我只好往那些建筑工地的临时工棚里跑。有一天晚上,我刚找到一处能挡风的墙角,正准备躺下,几道雪亮的手电筒光直射过来,照得我睁不开眼。接着,就有几个人上来,扭住我要送派出所,他们怀疑我是来工地偷东西的。我从几个人的口音听出是老乡,连忙用家乡话向他们解释,几位老乡得知我的处境后,便答应我以后晚上可以过来和他们一块住。

第二天,在与老乡的闲聊中,我得知有一个老乡在宗教文化出版社当编辑,正需要人帮忙编书。知道这个情况后,我立即找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

追梦

□洪鸿

到这位老乡,老乡看过我发表的一些作品后,当即决定留用我。我告诉老乡,来北京的目的是想上鲁迅文学院深造学习。老乡非常支持我,答应帮我筹齐学费并包吃住。我到老乡处安顿好后,便去了鲁迅文学院,留下应试作品及联系地址,再回到老乡处一边编书,一边等待鲁迅文学院的消息。

到了8月中旬,我终于收到鲁迅文学院的录取通知书。那一刻,我激动万分,似乎感觉到那个美妙的梦境离我越来越近。然而,当我兴高采烈到朝阳区八里庄鲁迅文学院报到时,我终因学费难以凑齐而与这座中国文学界的“黄埔军校”失之交臂,这也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。

那时,我告借无门,只得忍痛放弃上鲁迅文学院的梦想,再次将这个美丽的梦深埋心底。我明白,我必须这样做。自己的命运只能靠自己去把握才能改变。这期间,我一边做自由撰稿人,一边继续找工作。后来经过严格考试,我很快就应聘到一家国字头的报社成为一名新闻记者。心中稍许宽慰的是,新闻工作虽然与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区别,但毕竟还是与文字打交道,再说做新闻采访也是自己参加社会实践、积累创作素材的一个不错的途径。我想,只要我坚守在北京,坚持文学创作,就一定还有机会圆心中的梦。这样想,我便沉下心一门心思地做起了新闻记者,过起了北漂的生活。

追梦不止,改变人生命运

北漂生涯使我依然一直在追梦的路上。

北漂生涯,使我的人生命运得到彻底改变,一个在家乡毫无作为的人,却在北京有了当20年记者的经历,工作蛮顺利,有了老婆成了家,房子有了,驾照也考了,老母亲每年还能来跟我住上一段日子,享受这京城的繁华盛世。这一切不都是心想事成的真实写照吗?

虽然这些年换了不少新闻单位,但也确实让我有了更高层次的人生体验,比如随同部委领导一同到地方检查工作,我的名字赫然进入“国务院检查小组”成员之列,当初的心情真是诚惶诚恐;再比如每年参加“两会”采访,居然也能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处一室,心中的神圣感油然而生;还有,每当接到地方一些老百姓的投诉材料,我居然也能像检察官一样义愤填膺,一心要为老百姓主持公道。这期间,我的一些深度调查报道及一系列纪实文学作品曾经得到关注,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,得到社会认可……凡此种种,足已让我感到“铁肩担道义,妙手著文章”的神圣和自豪。

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,时隔20年后,我的梦终于得以实现。2017年8月初,我得到通知,在国家某部委直属机关相关部门推荐下,我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录取,并特别说明是免学费全脱产学习。

鲁迅文学院,在我心中曾经是那么神秘,那么遥不可及。20年前,我曾因贫穷与它擦肩而过,如今,在我不再为学费发愁时却可以免费来学习,这世事的轮回真是奇妙无比。这也充分说明我们的祖国已进入世界强国之列,国家财力增加了,有了进一步夯实文化软实力的强大经济基础。那天,当我看着眼前那张粉红色的录取通知书时,百感交集。

2017年9月7日,是我到鲁迅文学院报到的日子。我怀着朝圣的心情走进鲁迅文学院的新校址,恍若隔世,一切显得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。

鲁院的新校址坐落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院内,与东八里庄20年前的老校址比较起来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一切都是新的,新校舍新设备,连宿舍的电脑都配备的是最新的,每个学员都能免费住上单间宿舍。更让我惊奇的是,在校园里,我居然看到了当年梦中的湖和盛开的粉红的莲花。

在教学楼大厅的回形廊壁上,铭刻着鲁迅、沈从文、巴金、茅盾、老舍、叶圣陶等大师们的肖像,一切都显得那么庄重、神圣。站在这些文学大师们的肖像下,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,在感慨、惊叹之余,那个美妙的梦境再一次在我的脑际萦绕,使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

“文运同国运相牵,文脉同国脉相连”。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,文学也将承担起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精神的历史使命,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,成为人们共圆“中国梦”的精神之塔!

当我抬起头来,再次仰望那些文学大师们的肖像时,我不由得想起一句名言:“文学,只有文学才是永恒的。”要感谢这个伟大的新时代。新的时代,正在呼唤新的史诗作品。很久以来,我没有如此痛快而又真挚地感动过,连自己都觉得十分难得可贵。鲁迅文学院,我要在座这大熔炉里凤凰涅槃,浴火重生,永不停息地继续追梦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



走进一颗白菜的心里

□朱成玉

秋天到了,东北的街头小巷有两样东西格外多,一是密密麻麻的“花大姐”,在墙上埋头织着一张巨大的花毯,在阳光的余温里苟活;二是卖白菜萝卜和土豆的人,精气神儿倍儿足,吆喝声此起彼伏,把日子搅合出许多热闹的光景来。

因为可以选择,所以每次买白菜我都要进行一番比较,挑品相好的、个头大的、硬实的,这样的白菜心儿抱得紧,好吃,也放得住,可以吃得时间久一些。我会趁着卖菜人不注意的当口,就势抖落几片白菜帮儿,至少可以掉几块钱的秤。

精打细算总是好的,那是帮你看管好日子的一条忠犬。

也有例外,有一对卖白菜的中年夫妇就蔫吧着蹲守在角落里,男人低头抽着闷烟,女人也不吆喝。两个人又黑又瘦、无精打采的,看不到一点儿生气。问其

缘由,是不允许他们在卖菜的地段卖菜。城里的禁区太多,条条框框也多,他们就像晕头转向的羊,不知道哪里可以站立,哪里可以坐下。一颗热切的心被泼了冷水,就像饱满的白菜没来得及收割,早早地遇了霜寒。

我劝着他们,“看,你们家的白菜多好,每一颗白菜心儿都抱得那么紧。一会儿就能卖完。”

许是受了我的鼓励,那蹲着的男人站了起来,掐灭手上的烟,直了直腰。

我注意到那个女人,自始至终没离开那些白菜半步,时不时地给它们盖被子,好像照顾着自己的婴儿,怕它们着了凉似的。这样的举动很让人不解,天气还没冷到那种程度,即便是很冷,白菜们也不至于那么娇贵,它们差不多是蔬菜里最朴实的一种了。

但是那一刻,我理解了。

前几天刚刚看到一则简短的新闻:一个骑三轮车卖白菜的妇人被一辆轿车撞飞数米,落地后爬起来淡定地捡菜。这个短新闻的重点在于“淡定”二字,这出乎很多人的预料,因为在生命还没有确保无虞的情况下,一颗白菜竟然还受到如此“重视”!

那么多的不解,是因为我们没有走进一颗白菜的心里。

廉价的白菜,别说一车,就是几十车也比不得她狠狠地索要一笔赔偿吧。可是她的生活里,一直以来就只有白菜,她常年卖白菜,靠这个营生养活了自己和家人,所以在她的生命里,白菜这个再平凡不过的事物是和她相依为命的。

别人不懂一颗白菜的重要性,而对于她来说,白菜对她是恩情的。收割白菜的季节,精神饱满的白菜最早被运走,赶个好价钱。最后剩下的白菜,人们称之为“扒拉棵子”。没抱成心儿,单薄得像没长成的少女,畸瘦、平胸,没有一点女人的神采。它们中有一些被主人收回家放到大缸里腌了酸菜,另外一些实在不入眼的,只好在大地里度过

寒冬了,等待着牛羊们来啃噬。可是不久之后,剧情就发生了变化,城里人喜欢上了冻白菜的口味,把冻白菜用开水焯一下,炸点儿肉末酱,蘸着吃,味道极好。这下,大地上楚楚可怜的“剩女”又一次得到了大批量待嫁的好机遇,纷纷走进城里人温暖的厨房。

卑微的人就如同这白菜,饱满的、扒拉的,都在广阔的大地里繁衍生息。被栽种、被收获或者被冷落,一茬又一茬。

卑微的人没有见过巨款,没有坐过飞机和高铁,他们眼里,更多的是零钱,靠着一颗颗白菜,他们的零钱也可以攒成很多张大额钞票,但转眼就汇去了很远的另外的城市,那里的冬天不冷,四季常青,那是他们的孩子上学的地方。

我决定过冬的白菜都在这儿买了。我很小心地搬动一颗颗白菜,轻拿轻放,不会再轻易抖落一片白菜帮儿。我知道,于我,那只是可以让我少付几块钱的白菜帮儿,可是对于那卖白菜的人,那掉落的白菜帮儿是会喊疼的。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



半池睡莲

□逯春生

秋天到了,沿着手机地图,找到了离这里不远处的一个邮局,取回了快要过期的稿费。回来时,在路旁随手拍到了逆光中的月季花,在我生活的小城里,室外是难以见到这种花朵的。走出小区的圆拱门,正面端详了一会儿路西的院门,过了马路,走到门口,对着这块硕大的门牌凝神:鲁迅文学院。这就是我的梦想之地,这里是全中国作家向往的圣殿。

这座坐落在京郊的院子,其实并不很大,但在寸土寸金的京城已是很豪华了。院内的几座小楼都不很高,雅致地随院子整体形制安放,大体呈现出一个半圆。小楼的外围栽植了杨树、银杏、白玉兰和梧桐等阔叶树。沿路走进院内,还会看到油松、樟子松和洋槐。这个院子的深处则是一个花园,树木高低错落,树下栽植了兰花、月季等很多花卉。这个院子既有北方园林的大气,又不乏南方园林的精巧,由此可见始建者当时的良苦用心。

这座院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很多雕塑,那些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星空闪耀的巨匠,或坐或立,或几人围拢,或独处一方。有人说,作家是城市的灵魂,我想,这些雕塑也是这个院子圣洁的灵魂。因为有了圣洁的灵魂,这个院子便有了异样的光辉。在这里,喧哗或者浮躁都会很快被消解,面对一座座巍峨的圣灵之身,没有哪一个朝圣者会不被净化。

所以,我很少也似乎是不敢更多地前往树林和花丛深处的雕像面前。

只有池边水中的睡莲,似乎不急于走入秋天。虽然这个池塘的睡莲有20余丛,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,那莲花就会升出水面,悄然绽开。日光漫过天空的刻盘,东方一白,这池中的睡莲就被唤醒。随着光线越来越足,它们也慢慢地从水下向上伸展腰肢,像鱼一样,露出嘴儿呼吸再呼吸,没有声响,借着风,借着空气中传来的清音微颤,睡莲挂着晶莹的露珠,在这秋日的水面

(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)